

从维熙自述

我的青少年时代

老屋手记

生命中最早的冬季

.....

风霜雨雪的人生旅痕

书殇

与贼同醉

.....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从维熙



大象出版社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从维熙自述

李辉 主编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维熙自述/从维熙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8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4264-1

I. 从... II. 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9503 号

从维熙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王琴燕 吴志远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电话: 0371-63863551)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6.5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28.1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从维熙(1933—)

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

1953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

业后任小学教师,1954年任

《北京日报》记者、编辑。

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

月雨》,1956年至1957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

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

春晓》。1957年被错划为右

派。1979年平反后重返北京

文坛,发表中篇小说《大墙

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

帆》、《风泪眼》,获全国一、

二、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之后,又先后出版了长篇小

说《北国草》、《断桥》、《酒

魂西行》、《逃犯》、《裸雪》、

《龟碑》,中篇小说集《驿路

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

《牵骆驼的人》,以及长篇纪

实文学《走向混沌》三部曲

等作品。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 巴金自述
- 田汉自述
- 汪曾祺自述
- 黄裳自述
- 刘心武自述
- 蒋子龙自述
- 黄苗子自述
- 萧乾自述
- 邵燕祥自述
- 赵丹自述
- 冯骥才自述
- 方成自述
- 冯亦代自述
- 丰子恺自述
- 黄宗英自述
- 黄永玉自述
- 萧红自述
- 吴祖光自述
- 韩美林自述
- 宗璞自述
- 林语堂自述
- 冰心自述
- 于光远自述
- 丁玲自述
- 新风霞自述
- 从维熙自述

.....

ISBN 7-5347-4264-1/I · 183

定价：28.10 元

总序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目 录

目
录

◎烟圈	2
-----	---

◎我的青少年时代

老屋手记	5
------	---

九曲回肠	11
------	----

生命中最早的冬季	17
----------	----

人与马的历史咏叹	38
----------	----

◎风霜雨雪的人生旅痕

灵肉之裸	50
------	----

书殇	54
----	----

与贼同醉	60
------	----

大难不死	69
------	----

四月雪	74
-----	----

“黑鬼”白描	101
--------	-----

尧都驿	113
-----	-----

◎重返京都之后

长安遗梦	122
------	-----

第一次飞天	127
-------	-----

难忘那间十米小屋	131
----------	-----

岁月留香	135
------	-----

书斋轶事	145
------	-----

对镜五描 ····· 152

我的酒事 ····· 162

◎步人黄昏斜阳

巴黎朝圣 ····· 176

樱花之旅 ····· 184

美国寻古 ····· 188

在牛仔小镇 ····· 193

没有潇洒 ····· 196

面对秋阳 ····· 202

我与刘绍棠 ····· 209

遥望天堂 ····· 225

学一回陶渊明 ····· 243

鸡年自勉 ····· 249

◎秋韵 ····· 255



1994年游好莱坞时，一个美国漫画家笔下的我。

烟 圈

它像画图的圆规
一圈一圈
在我脸上进行勾勒
于是
蜘蛛在我的额头织网
我成了
一匹穿越岁月的老驼

它像运动场上的跑道
一环一环
我奔跑的脚步里
迎送了七千多次的日出日落
于是
我当上了马拉松冠军
可惜的是
我没能获得金牌
因为
我属于公民的“另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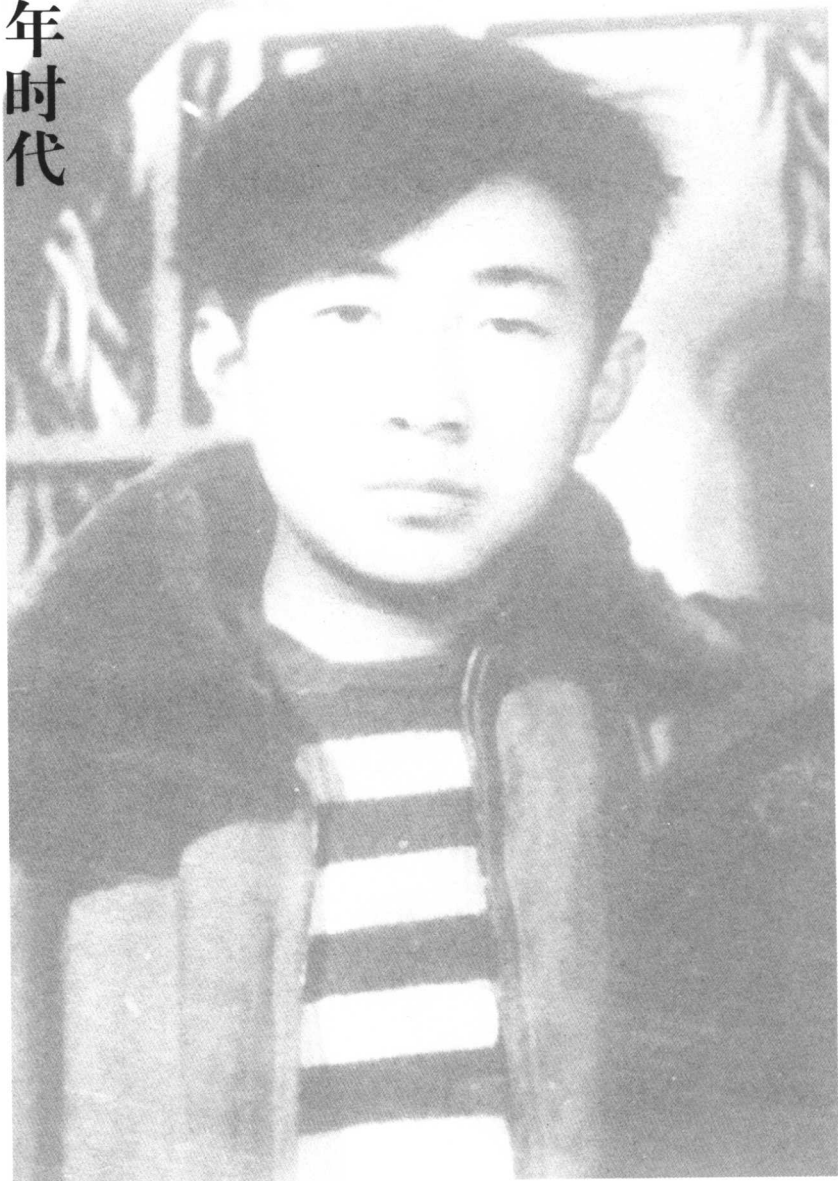
烟圈 酷似一盘盘石磨
转啊转啊
青春伴着血泪磨合
于是
红豆死了
梦里相思
文采与诗魂
成了一株凋谢了的枯荷

烟圈 最像我戴过的“手镯”
圆圆的铁铐
冷冻了一个中华赤子
满腔血热
于是
一个文弱书生
从此断了奶气
二十年后
“老君炉”里修炼出一个
浑身没长猴毛的“行者”

一九八四年二月底于北京

从
维
熙
自
述

我的 青 少 年 时 代



老屋手记

——回眸我的生命摇篮

多少年了，我想回到我落生的屋子去看看。因为那是一个生命，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起点；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长跑的话，呱呱坠地时的婴儿啼哭，可以视为他已跨入人生跑道。任何人——不管他后来成了帝王将相，还是庶民百姓，那生命第一声啼哭，就是开始人生旅程的自鸣钟声。因而，穿越了二十世纪大半个世纪的我，一直想回到我呱呱坠地的老屋，去倾听一回我的婴啼，俯视一次我生命摇篮的胎记。

尽管生我养我的故园，离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县委的同志又常常拉我回到县里，让我去体验一下老家的变化。但我始终没有去过母亲生下我的那间老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对我不仅有一层神秘的图腾色彩，我不想随意就破坏了神圣的感情；更为重要的是，人之初的那几间老屋，会勾起许多沉重的记忆。我走过太多太远的风雪驿路，我怕自己承受不了那巨大的感情冲击。因而每次县委的同志提议，要开车带我到生我养我的山村去看看时，我都说：“不忙，先去其他乡镇，下次来再去看生我的那间老屋吧！”其实，我的故园离县城不到二十公里，乡间的公路早已四通八达，不需多少时间，汽车就能开到我的故宅了。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县委再次来京城接我回县，说是老家的电视台也想作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归”的亲情节目——我无法推辞，才有了这次回访故园去朝圣之行。

按说，我的生活阅历，早已死了许多人生情愫。但是当汽车离开

县城，驶上通往山区的公路时，我仍然心跳起来。我对自己说：别！你都是七十的老翁了，哪还有那么多的浪漫细胞？说归说，理性此时还是成为负数，很快被感情的洪水冲塌淹没了。汽车飞驰过的平坦公路，在我记忆中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石小路，孩提年代的我，坐着家里那辆铁瓦大车，曾无数次走过这条山路，到县城里找中医看病。我是从氏大家族中的长孙，在老人眼里是传宗接代的根，但我年幼多病，因而爷爷常带着我进城看病。记得，大车要穿过一个叫老爷岭的山口，每次大车走到山口上的老爷庙时，爷爷都要下车对着庙中的关老爷的泥塑雕像弯腰鞠躬；也不管车轴缺不缺油，车把式一定要跳下车来，用油刷子往车轴里抹上黑黑的车油，然后才能挥动鞭子，驱动骡马拉着的大车继续上路。这都是为了一句古代传流下来的民谚：“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此时，我用双眼寻找那座老爷庙时，不仅那庙宇失去了踪影，就连那座山口，似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岁月冲刷成了一马平川。

汽车开进村子，正逢家乡集市。过去小小山村是没有集市的，记得爷爷买一盒火柴，都要走很远的路，尽管按阶级分类，我家属于地主阶级，但在我的记忆里，常常看见爷爷用火镰打火燃点屋里的油灯。只有我在天津北洋大学上学的爸爸和在北京辅仁大学求学的叔叔，放假回到故园时，带回来手电筒，才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充满奇异的光亮。对我来说，那小小的手电筒，简直如同梦幻一般，我不知它为什么会发光，更不知那光亮来自哪里。此时，在家乡的集市上，不仅摆放着各色彩灯，有的小贩还把二手电视、电脑搬运到了集市上，让我顿生难以寻觅到流逝了的童年的感觉。唯一得以自慰的是，那些叫卖声是我从小熟悉的燕山乡音，我从那乡音中，还能认知这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土地。

陪同我来的县委小李问我：“从老，您怎么不说话？”

我两眼含着泪水，回答说：“怕是难以找到我的从前了。”

“您家的宅院没有变，我帮您找！”说着他抬起头，想从人头攒动的集市，把我的故宅指给我看。我说：“别，让我自己来辨认吧。”虽然时光流逝过去六十多年了，我相信我还能找到我的生命之根。目光所到之处，昔日的小学学堂，已然消失了踪迹，但我还是很快辨认出了



2001年10月，回访生
我养我的老屋。

阔别了多半个世纪的老宅。尽管昔日青砖的门楼以及围墙已不复存在，但内院里那几间青砖老屋，还容颜未改地站在那儿。之所以如此，在我的幼童年代，我曾顽皮得像猴儿一般，在房前屋后奔跑；有时又安静下来，仔细地端详那穿堂门上的木雕。我从那些木雕上知道了“八仙过海”、“送子观音”等古老神话。尽管这些木雕的颜色，已被世纪风雨洗刷得失去了原有的色泽，但那些曾经勾起我童年无数幻觉的图像，还依然完好如初。

房子的新主人，不知是哪家的妹子，她穿着一身亮丽的红色衣裤，不知这是我出生的老屋，还以为是为来视察的干部，因而睁大两只圆圆的杏子眼，颇有“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惊奇。小李为她解疑说：“他不是咱省来的干部，是这村子的老熟人。你猜猜他是谁，猜对了县里有奖！”她从上到下把我又打量一遍，还是无所突破。最后还是村长开口了：“前些天，你不是说读过一本什么书吗，他就是……”

“哎呀，原来你老访故来了，我去给你老沏茶。”

我说：“别了，看这老屋比喝茶还要解渴。”

“家乡都知道你老，你老早就该回来看看！”她说，“咋拖到今天，才回乡来呀？”

为了冲淡我对故宅的浓郁情思，我有意自我调侃地说：“过去，我一个人不敢来，怕说我是揣着变天账回来的。今天有县委的同志陪同，



一生含辛茹苦的母亲。

我才有了胆子！”

话一出口，院子里的乡亲都笑了起来——他们中间有村长，有我的叔伯堂兄，还有尾随我走进院子的娃儿们。我摸着一个男娃的光葫芦头说：“我离开这座老宅的时候，就像他这么大。真是岁月悠悠，一眨眼的功夫，一头欢蹦乱跳的小马驹，变成了一匹老马了！”

主人执意要让我到屋里喝茶。我跟随她进了屋子，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了土炕上。之所以如此，因为我是在这个土炕上呱呱坠地的。娘把乳头塞进我待哺的嘴里时，我虽然一无所知，但是那渺若一丝萤火般的油灯灯光，却如刀刻一般永恒地闪亮在我的心里，因为从我记事时起，我就躺在这

个土炕上，听娘教我北国的童谣了：

青石板

板石青

青石板上挂银钉

娘问我：“你猜猜，这是什么？”

我猜不出来。

娘说：“它是星星。”

娘又为我出了一个童谣的谜语，让我动脑筋想想再作回答：

千条线

万条线

落到水里都不见

我说：“那是面条下锅。”

娘笑了好半天，纠正我说：“你就知道吃，它是天上下来的雨。”

雨，那是我童年时的音乐。躺在炕上，每每听到夏天雨点和冬天的雪团打到窗纸上，发出沙沙的、轻重不同的声响，我都会向往村南的河和村北的山。一个无忧无虑的北国赤子，心田也像雨滴那么清澈，像银雪那般洁白。可是此时，我已是白发染鬓的古稀老翁。在生我养我的老屋里，见景生情地回眸童年，不禁想起了我的母亲，如果她能